



三月里的风云

吉学霈著

作家出版社

三 月 里 的 风 云

吉 学 霏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四年·上海

三月里的风云

书号 10026

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字数 92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5 \frac{1}{16}$

1964年6月上海新1版 1964年6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55000 册 定价 (3) 0.42 元

(原新文艺、上海文艺印 61000 册)

杭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八個短篇小說。作品從各個不同角度生動地反映了農業合作化進程中，群眾覺悟的提高，人與人之間新的關係的確立，農村經濟面貌的改變，以及農村中兩條道路的鬥爭。

“婆媳之間”是通過一件生活中的小事，反映了婆媳間新舊思想的矛盾；“家務”是寫婆媳、姑嫂間原來關係不好，通過合作化運動，互相改善了關係的故事；“孤兒”是描寫一個孤兒失去了唯一的母親後，他的堂伯為了奪取財產，千方百計地想謀害他，合作社的幹部保護了他，使他免遭謀害；“還鄉”是寫工程師李廣英春節期間回鄉幫助鄉親們設計了水利工程，同時看到了農村面貌的巨大變化；“捕魚記”是寫漁民們設計了新的捕魚工具，和他們的家屬共同合作捕魚的故事；“母與子”描寫了兒子與媳婦不供養年老瞎眼的母親，而受到群眾譴責的故事；“三月里的風雲”是寫富農借缺糧問題煽動群眾鬧事，群眾在黨的領導下，終於弄清真相，向富農開展了鬥爭；“留下的和逃走的”批判一個不能與農民打成一片的知識分子，在緊張的勞動中做了逃兵。

目 次

婆媳之間·····	1
家務·····	15
孤兒·····	37
還鄉·····	58
捕魚記·····	73
母與子·····	89
留下的和逃走的·····	102
三月里的風雲·····	111

婆 媳 之 間

一

四月天，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，李老庚家里斷了糧。

提起李老庚，人人心里都替他難過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倒有三百天他都躺在病床上。

他老婆很能勞動。可是跟前孩子多，再說，她得侍候病人，得做飯洗衣裳……總之，家里的一切雜活都得她包攬；即使下回地，也是三勺子兩瓢。

社里看他家生活困難，給評了個“照顧戶”，吃糧用錢上都照顧他。可是就這也不行——病人開銷大，吃喝上也不能將就。就這樣，今年一入四月，李老庚家里又斷糧了。

二

魏三嬸正在院里拾掇糧食，李老庚的老婆貴春從外面進來了。她四十來歲年紀，穿一身褪了色的黑藍夾衣裳。一副淳樸的、淺黑黃的長方型臉上，籠罩着一抹困倦的顏色。

魏三嬸連忙把簸箕放在地上，笑着說：“好妹子，今天怎么這樣閑？”說着，遞過去一個小板凳。

貴春扫了一眼簸箕里黄灿灿的玉米籽，坐下来說：“唉！再不出来轉轉，把人都要漚憋死了。”

魏三嬸陪着叹了口气，然后問道：“老庚的病如今还不見輕嗎？”

“不見輕。”貴春愁苦的說。停了停又接着說：“那就是熬倒人病，三两年也別指望好，唉！”

魏三嬸又陪着叹口气。

两个人都不說話了。这样停了半天，貴春觉得心里悶，想了想問道：“景蘭出去开会了嗎？”

一提王景蘭，魏三嬸的勁头就来了。可不嘛，有这样一个好媳妇，做婆婆的怎能不高兴？于是，她把膝盖一拍，摆着手說：“哎呀呀——一天到晚不沾屋。可也就是呀，你說，办公事人，你还能指望她給你做什么？”說着，往貴春跟前挪了挪，压着嗓子說：“再說，她男人不在家，我也不去深管她，跑就叫她跑吧，如今这世事，兴着她們了嘛！”

貴春笑了笑，可是心里挺急。暗想：“唉！这怎么好开口呢？”想到这里，臉上直发燒。

魏三嬸看看她，問道：“你有什么事嗎？”

这一問，貴春只觉得头直发烘，喉嚨里象塞着一团棉花。不說吧，来做什么？說吧，万一人家說个“沒有”……她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觉得难为情。最后，竟至弄得心跳气喘，連臉色也变了。

魏三嬸是个机灵人，早猜透了八九分。暗想：“准是来借粮食的。”順眼瞟了一眼簸箕里的玉米，暗暗悔恨自己不

該恰好今天拾掇糧食。

推諉了半天，貴春才結結巴巴的把她的來意說出來了。她說，家里糧食沒有了。……

“你怎么不去找社里？”魏三嬸慌的搶着說：“你家不是‘照顧戶’嗎？”

貴春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“不錯，我家是‘照顧戶’，可是能光叫社里照顧嗎？前天社里才送來三塊錢，說是叫給老庚看病用的。唉！社員們都是扯筋拔力的在地里彈掙，自己干不來，怎么好意思光去找社里？”說着又輕輕嘆了口氣，“……只望老庚的病有些起色，我也好到地里去動彈動彈。”

魏三嬸一聽來勢不對，就趕緊接着說：“你說這，可也不錯。只是呀，現在誰家有糧食？就比方俺家吧：兩個大人吃飯，可費着呢。吶——”她指了指簸箕里的玉米，可憐巴巴的說：“今天我把囤底掃了掃，就掃出那麼一點點。”

貴春一聽她把口堵死了，知道再說也白搭。坐了會，臨走時說：“老庚說，叫把俺那個‘穿衣鏡’^①賣了，托孩子他舅去洪鎮集上買些紅薯片回來吃。唉！那物件雖然咱用不着，可是賣出去實在也心疼。……”

魏三嬸心里一閃，趕緊搶着問：“就是土改時你們分的那個‘穿衣鏡’嗎？”

貴春說：“是。”

① “穿衣鏡”：這是指一般比較大的鏡子，農民習慣的稱它“穿衣鏡”。

魏三嬸一聽，心里暗暗高興。她記得清楚：一九五〇年“分果實”那時候，許多土改“果實”中間就有這個“穿衣鏡”。鏡子有二尺來高，巧巧妙妙的嵌在一副紫檀木座上。座上還雕着“二龍戲珠”。當時，她就很想這物件。可是結果卻分給了李老庚。為這個事，魏三嬸曾氣得幾夜沒睡着覺，一提起來就說干部們辦事不公。

想不到如今卻有這樣一個好機會，魏三嬸自然不肯放過。

“哎，妹子呀，”魏三嬸湊過來笑嘻嘻的說：“那‘穿衣鏡’可實在好，賣給外人多可惜！”

貴春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。

“是這樣吧，”魏三嬸兩隻眼在貴春臉上咕嚕嚕轉了轉，說道：“既然非出手不可，也不能叫它留落到外人手里。你知道，嫂子愛管閑事，你要能放心，我給你找個主好不好？”

貴春想了想，問道：“有人要嗎？”

“怎麼能沒人要，”魏三嬸大包大攬的說，“我給你找找看。”

貴春說：“要是有人要，最好能換成糧食，省得再反手合手的惹旁人笑話。”

魏三嬸高興地說：“行，我盡力給你辦就是了。”

最後，魏三嬸交代說：這場事千萬不能讓外人知道，免得她自己在里面落閑話。為了以防萬一，她講定：今天夜里叫貴春就把“穿衣鏡”拿到她家里來；她要是找好買主，等通知，也叫貴春夜里來她家背糧食。價錢到時候商議。

貴春自然沒意見。因为她覺得美“穿衣鏡”比打她的臉心里还难受。

三

王景蘭回到家里，覺得婆婆今天有些异样。的确她今天兴致特别好。爬滿皺紋的臉上，牢牢的凝結着一抹得意的神采。特别是她那两只眼，时不时帶着一种既滿意又詭譎的神情把王景蘭看一下，这使王景蘭立刻想到：她大概又办了一樁便宜事。

婆婆的脾气，王景蘭是很清楚的：在这种时候，你用不着問她，反正迟不了多久她会使你发现的。

王景蘭幫着她把飯做好，吃了飯，这才回到自己屋里。当她一只脚剛迈进門檻，哟！誰往桌子上放了这么高一个“穿衣鏡”！？

这就是祕密！这就是婆婆为什么那样高兴的原故。

“婆婆待我可真好！”她一壁想着，三步两步就跑到桌子跟前来，稍微弯下腰对着鏡子照了照，瞧！这鏡子有多好，照出来的自己一点也不走相！

鏡框、鏡座是用湿手巾剛抹过的，因此，黑油油的起明閃亮。王景蘭仔細看了一下，見鏡座上雕的是“二龙戏珠”。

王景蘭猜想：这一定是婆婆給自己买来的。想到这一层，王景蘭心里很高兴。的确，自从自己过門以来，婆婆一直是手捧着自己过日子的。自己呢，也知道好歹，拿她当亲娘看承。因此，婆媳俩关系非常好。

現在，王景蘭簡直高興壞了。自己雖然原來也有一個鏡子，但它只有巴掌那麼大一片，照下臉，還得用手端着。這可用不着了！王景蘭擰了條濕手巾，對着鏡子擦了擦，然後又梳頭。梳罷頭，又對着鏡子整理衣裳。一切弄妥貼，這才又把“穿衣鏡”往桌子中間挪了挪，使它更端正，更顯眼，使每個進到屋裡來的人第一眼就能夠看見它。

屋裡放上這個“穿衣鏡”，比以前氣派得多了。王景蘭站到屋門口看了看，覺得整個屋子都發亮了。

她捺不住心裡的高興，就一股風從屋裡跑出來。婆婆正在上房屋裡坐着粘鞋幫。她戴着一副銅邊老“花鏡”，因為一邊眼鏡腿掉了，就用一根綫繩穿起來挂在耳朵上。

“娘！”王景蘭叫了一聲，跑過來孩子氣的蹲到她的跟前，笑嘻嘻的問：“那個‘穿衣鏡’是從哪裡弄來的？”

魏三嬸臉上隨即浮起一抹笑容，沒看媳婦，一邊粘着鞋幫，不在意的說：“能是從哪弄來的，給你買的嘛。”

“從哪買的？”

“這你別管。”婆婆笑着，樣子很神祕。

“多少錢？”

“錢多錢少吧，我也不在乎。”魏三嬸從眼鏡邊上看了看媳婦，笑着說：“反正你們年輕人愛排場。如今這世事，我還留着錢置庄買地嗎？”

這一說，王景蘭心裡可真高興，暗想：“俺婆婆可真好！”

四

姑娘們弄到點心愛物件，总想也讓人知道一下。這倒不是因为別的；是因为別人知道了，她會覺得更高興。

晚上散會以後，王景蘭拉着李喜妞的手悄悄說道：“喜妞，到我家里坐一會。”

喜妞笑着說：“看你，天快半夜了，改日吧。”

“現在就去，”王景蘭緊緊的拉着她，固執的說：“那怕只去轉一下。”

喜妞打了個呵欠，掙着身子說：“不去了，明天一早還得下地呢，睡的晚了老起不來。”

王景蘭看不說透是不行了，這才咬着喜妞的耳朵說：“俺娘給我買了個大‘穿衣鏡’，你去看一看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誰還騙你？”

“什麼樣兒的？”

“你到那就看見了。”

喜妞一听，扯下王景蘭的手說：“走！”于是兩個人跑起來。

魏三嬸已經睡覺了，大門是虛掩着的。兩個人悄悄開了屋門，王景蘭點着燈。

“喲！好排場的‘穿衣鏡’！”喜妞跑到桌子跟前來，高興的直喊叫。

王景蘭連忙推了她一下，笑着說：“輕點！我娘睡了！”

喜妞伸了伸舌头，歪着头看起来。王景蘭怕她看不真切，連忙把灯举起来，一边指点着說：“你看这：‘二龙戏珠’，刻的多活生！”

喜妞看了半天，然后忽然轉过身来問道：“这不是李老庚家的那个‘穿衣鏡’嗎？”

“李老庚家的？”王景蘭吃了一惊。

“是呀！”喜妞又認真的看了看說，“一点也不錯，这是土改时分給他們的。你們怎么买来了？”

王景蘭說：“这是我娘买的，她也沒說是誰家的。”

“呀！小霜可該生气啦，”喜妞同情的說，“小霜跟我說过几次了，說是她娘答应她，將來她出嫁时陪她呢。怎么現在就舍得卖了？”

王景蘭一听，心里覺得淒涼涼的。喜妞接着說：“八分是卖了給老庚伯看病的。”

王景蘭把灯放回桌子上，半天沒吭声。她猜到这件事情里面有問題。

喜妞見王景蘭神情不对，安慰她說：“你不用在意。东西又不是你买的，过后問問再說。”

王景蘭叹着气說：“唉！都怨我粗心大意。这叫外人知道了，該怎样說我呢。”

喜妞走后，王景蘭再也沒心欣賞她的“穿衣鏡”了。一歪身子倒在床上心里想：“我娘呀，就是爱占小便宜。……”

五

第二天一早，王景蘭就到李老庚家里去了。進門時，只見小霜哭的紅鼻子紅眼，從家里走出來。王景蘭問她為什麼，她也沒應聲。氣嘟嘟的甩着兩條小辮子出門走了。

王景蘭來到院里，只听貴春在屋里罵着說：“死丫頭，動不動你會跟我耍脾氣了。有本事你去弄几斗糧食來呀！早先，我是答應過把它給你。可是我有啥辦法呢？……”

“不吵吧！不吵吧！”這是李老庚氣急敗壞的聲音。“你們嫌我死的慢是不是？”

王景蘭渾身抖擻了一下，在院里站住了。

“老天爺，你說這話叫誰听？”貴春帶着哭聲說，“心都操碎了，到頭來還落得大小不滿意。”

王景蘭本來是想跟貴春談談關於“穿衣鏡”的事的。可是不湊巧，正碰到火頭上來了。事情很明白：“穿衣鏡”就是李老庚家的。但是她卻沒想到，就在她高高兴兴的庆幸自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滿意的“穿衣鏡”的同時，在另一家會引起這樣大的風波。

她實在听不下去了。她感到慚愧而且痛心。特別是作為一個社里的幹部，她覺得自己几乎是犯了罪。最後，她終於帶着难过的心情悄悄的离开了李老庚的家。

不多時，她來到社管理委員會的辦公室里，把這件事情源源本本的对社長李田茂說了。最後，她問李田茂最近是否到李老庚家里看過。

李田茂是个老实能干的中年人。他笑了笑說：“你知道，最近正忙着制訂‘夏收夏种計劃’，哪也沒去。还是前几天打发銀来送去了三块錢，誰知道……嚟！”

停了停，李田茂說：“是这样吧，随后我到老庚家看一看。社里还有一部分‘机动粮’，酌量情形給他先弄点吃着。反正不能叫他生活上发生問題。可是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回去跟我娘說一說，”景蘭說，“把‘穿衣鏡’退給他們。”

“那么錢呢？”

“我家沒有多少錢，”景蘭有把握的說，“八成給的是粮食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婆婆能答应嗎？”

“試試看。”景蘭想了想說，“如果我娘不答应，粮食就作为借給他們的，那到以后再說。反正說什么我也不忍心要那个‘穿衣鏡’。”

李田茂笑着說：“可得耐心呀，你婆婆可不是个好說話的人。”

这一說，王景蘭也笑了。

六

“娘，李老庚家惹气呢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听說老庚婦把她家的‘穿衣鏡’卖了，”王景蘭說着，順

勢看了看婆婆的神色。“小霜哭鬧着不愿意；老庚叔也生气。老庚嬸現在也后悔了，可是沒法，憋不过，就跟老头、女儿吵起来。”

魏三嬸正在合麻綫。她把綫拐撥了一下，綫拐唧嚕嚕轉起来。“現在后悔，当初就不該答应卖。”魏三嬸續上一縷麻，毫不动情的說，“哪見過这种反三倒四的人！”

这几句話，象釘子一样顆顆扎在王景蘭的心上。她不由得看了看婆婆的臉，感到面前坐着的这个人，慢慢变的生疏起来。

在过去，她知道婆婆待人处事是比較尖薄的。但是，她一直这样想：旧社会穷日子过惯了，現在很自然的会在一些小事上斤斤計較，这也是毫不奇怪的。她从沒有想到，婆婆心腸会这样硬，甚至当听到別人全家为这事吵架生气的时候，自己还神色不动。

“唉！要猜透一个人的心多难呀！”王景蘭这样想着，不禁暗暗叹了口气。

綫拐唧嚕嚕轉着，魏三嬸仍在合麻綫。……

王景蘭看着婆婆的臉，笑着說：“娘，我是这样想：‘穿衣鏡’那物件，又不能当吃当喝，不要它也能过。过去沒有它不是也过来了嗎？你看，現在人家一家人为这事生气，我心里也过不去。再說，我有名无实的也頂个社干部名，叫外人知道了，不該說咱的閑話了嗎？……”

“有人嚼舌头我頂住！”魏三嬸把綫拐放在膝盖上，看着媳婦說，“你怕什么？再說，这是一家愿买，一家愿卖，两情

两愿，与别人何干何系？”

景蘭說：“娘，話虽这样說，可是人情上說不过去呀！”

“那么依你哩？”婆婆帶点气反問。

王景蘭笑了。她知道她要說的話会使婆婆生气的。但是又非說不可。因此，她在心里揣摸了半天，这才謹慎小心的說：“娘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‘穿衣鏡’呢，咱还退給他……”

“怎么說？退給他？”魏三嬸急巴巴的搶着說，“咱們的一斗玉米就算白扔了？！”

“不，你听我說。”王景蘭笑嘻嘻的看着婆婆。“老庚叔家呢，現在也太困难。糧食既是給他了，再去背也不象話。依我說，就算借給他，过后那怕再还咱，嗯？”

魏三嬸一听，連忙把椅子往媳妇跟前移了移，擺着手說：“孩子呀！你怎么这样憨呢？怎么說？大春天咱把糧食白借給他？”說着，咂咂嘴，看样子对媳妇很不滿意。停了停，接着說：“你沒想想，这是个古輩子鏡呀！又厚实，又明亮，现在就是再多掏点錢，到哪能买来这种好东西？”

景蘭的心猛一沉，眼睛直发黑。……

“我好不容易呀！”婆婆的声音在耳边嗡嗡叫着，听起来彷彿那么远。“才把它弄到手里来。心里說：你們年輕人愛体面，摆到屋里好看些。誰知道，你却不稀罕。……”

王景蘭心里直翻騰。婆婆的話好象小鉄錘一样狠狠往她心上敲。她几乎沒有弄清婆婆什么时候不說了，只是那么失神的坐着，象一尊泥菩薩。

半天，她才清醒过来。婆婆仍在合麻綫，可是臉色比以